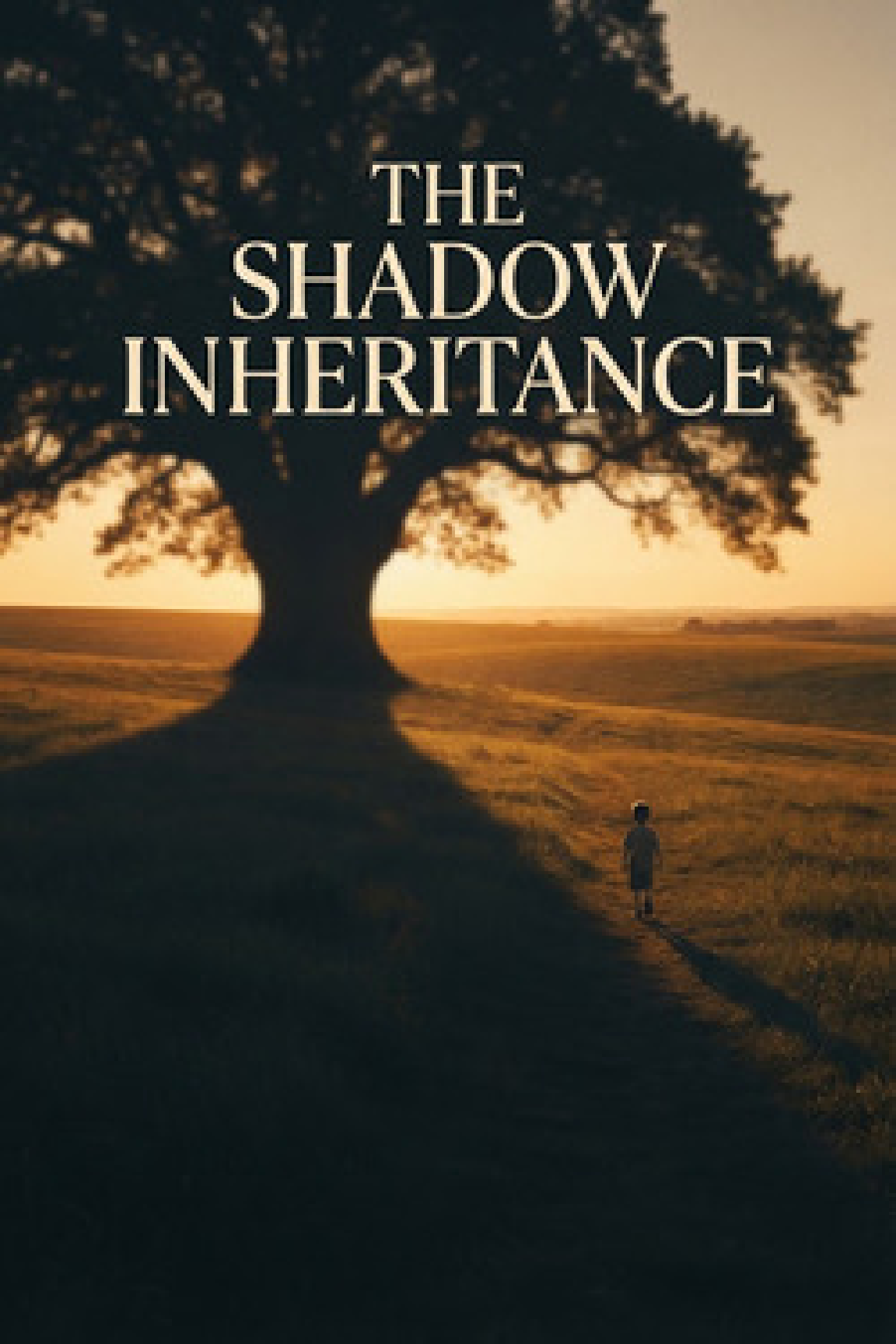


THE SHADOW INHERITANCE



門檻 2

影子裡的遺產

如果從遠處觀看一個人的一生，一切似乎都說得通。

點與點相連。

事件找到了解釋。

轉折點顯得無可避免。

連錯誤都像是某個設計的一部分。

但這是屬於現在的錯覺。

當你正在經歷時，並沒有地圖。

只有日子。

而日子裡沒有解釋。

只有決定。

年輕時，我以為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以為老師知道學生的未來。

我以為公司懂得辨認一個人的潛力。

我以為世界有秩序。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簡單得多的真相。

沒有人真正知道會發生什麼。

每個人都在摸索航行。

有些人承認。

有些人假裝不是這樣。

回顧我的一生，我指不出有哪一刻，有人說過：

「這個人會走得很遠。」

沒有人在等我。

沒有快車道。

沒有事先準備好的設計。

我不是任何人的寵兒。

說實話，這個發現讓我自由了。

因為當沒有人對你抱有期待，你就不再為了證實別人的期待而活。

你開始建造自己的路。

一次一步。

許多人一輩子都在努力配得上別人為他們塑造的形象。

我有一個不同的優勢。

那個形象並不存在。

所以我很早就學會與不確定共處。

事情改變時不驚慌。

不把改變當成威脅。

不把不按常理的路當成錯誤。

人生從來懶得照我的計畫走。

久而久之，我也學會了不再要求它這麼做。

有些時刻，一切似乎都朝著對的方向前進。

也有些時刻，似乎發生的恰恰相反。

看似不可或缺的人，消失了。

看似關鍵的機會，結果無關緊要。

看似次要的路，成了核心。

偶然的相遇，改變了往後多年的方向。

事實是，未來喜歡給人驚喜。

它不徵求許可。

它不預先通知。

它不尊重階級。

它就是來了。

而且往往從沒有人注意的地方來。

定義了我這一生的許多東西，都是這樣誕生的。

從繞道而來。

從意外而來。

從那些發生當下毫無偉大模樣的事件而來。

我記得時間以某種嚴厲教給我的一課。

不可把可預測與有價值混為一談。

可預測的東西讓人安心。

有價值的東西讓人轉變。

兩者很少重合。

多年來，我的工作是在觀察市場、公司、數字、組織。

我到處都遇見同一種信念。

相信一切都可以預測。

相信現實可以掌控。

相信未來是一條可以描繪的線。

然後總有什麼東西出現，推翻那份確定。

一次改變。

一場危機。

一個人。

一場病。

一次失去。

一個機會。

某種沒有人寫進計畫裡的東西。

然而，故事最有意思的部分，正是從那裡開始。

因為人生不衡量預測的能力。

它衡量適應的能力。

這個差別至關重要。

預測是智力的練習。

適應是身分認同的練習。

當世界改變時，贏的不是那個說對了的人。

贏的是那個能在改變之中活下來的人。

有時我會想，如果有人準確地告訴我，我的路會如何展開，會發生什麼事。

也許我會少一點害怕。

也許我會少犯一些錯。

也許我會少受一些苦。

但隨即我明白，我學到的會少得多。

因為我認為重要的事，大多不是從確定中誕生的。

它們誕生於懷疑。

誕生於風險。

誕生於沒有保證。

誕生於不得不在不確知方向時繼續前行。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人期待我，是一種特權。

它逼我去建造。

去觀察。

去學習。

去改變。

去重新開始。

每一次。

一次又一次。

如今許多人追逐認可。

他們等待授權。

他們尋求確認。

他們想事先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接納。

會不會被認可。

會不會被理解。

我給不出公式。

我只能說出我學到的東西。

在大多數情況下，世界不知道你存在。

它不等你。

它不為你鋪路。

它不為你舉辦歡迎儀式。

也許這樣也好。

因為一條路的價值，不取決於誰預見了它。

而取決於誰有勇氣走過它。

沒有人期待我。

沒有人等我。

沒有人計畫過我。

然而我就在這裡。

回頭望。

把點連起來。

對時間的諷刺微微一笑。

因為到頭來，最有趣的故事不是事先寫好的那些。

而是那些自己找到存在之路的故事。

而我的故事，無論好壞，就屬於這一類。